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難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厭其欲）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諭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illegible]非亢不臣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

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不婚烏不伐喪爲是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嚮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拜、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擅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自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以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

學人不可輕作緣。緣此爲大臣不知此不知長之長要之知長則自知止矣

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宜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低礪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待詔以
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埶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
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

恭顯皆叩頭謝上因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

漢家事博
士議郎正
爲此等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並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

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賓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邑嘉寵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
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
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
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
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
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
不平外内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
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
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
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
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
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
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
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
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
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

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選國
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
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
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
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
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
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痛視之無數死則臨弔
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案嘉

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
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
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
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
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
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
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
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
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

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

震登台兆 外此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晩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
者或欲令其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
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
徒明年鄧太后崩内寵始横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
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姦賂震
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
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居
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誠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毋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
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蝗羌虜鈔
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天下諠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
下度之、豐惲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
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帝既
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
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治以附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刄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蒙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無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

諸子代鄧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
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
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
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
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
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
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
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秉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令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

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
牂牁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
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
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逆惡之罪應時搆殺
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
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
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
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

至戒覽宜悉屏去本部書奏尚書郎召秉椽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遐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虵龍之孽詩云維虺維

虵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虵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十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虵變可消、禎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累世見寵、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蝃蝀者也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
之恩故得免咎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
耀百姓天下繦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
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
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
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
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
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隷。司隷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為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與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淸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縉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擧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一年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甞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被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為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
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
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
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
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擢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月眛自開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而不能用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

長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沖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

怨、眾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枝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損傷大化陵遲而誣疵先主尚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衆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後世豈有此人哉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抑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聞之太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遂誅之
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
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
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
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
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
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
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
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

勿此喪教乃可恥不虛究

關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爕字公德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爕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爕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爕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爕從受學酒

家興之意非恒人以女妻樊樊專精經學十餘年閒
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樊曰先
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樊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横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月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爲上疏諫曰前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川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東漢尚書迹以此

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遷大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頴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郡人周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逆、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中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盡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同

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瓆瑨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爲之發怒今伏歐刃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衆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為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劭平陝人

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

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
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
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
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
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
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
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
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

如此作事不幾身何論

路諠譁、言戾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亦是

此人義而有智若蕃武同心賈左右其間决不為秀事一事

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連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

君子常[illegible]亂

其行事可見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

緣譖訴栢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姧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閒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疑有人

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閒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巳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物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陜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陜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

漢論崩雜作事關益 東漢之事 社大臣不 在上類

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宏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輙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

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為

執戟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

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毎候間隙、欲出華外鎭、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獻、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欲倚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决、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鎭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華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姧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冄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延遲不知淡鳴可易可不云哉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貪人豈知天）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覇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簒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倶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

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延陵顧季亨會通校